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

三原色

姬画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三 原 色

姬 画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原色 / 姬画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

ISBN7-5059-3567-4

I. 三… II. 姬…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418 号

书 名	三原色
作 者	姬画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金 照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责任印刷	浙江鄞县振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7.7
印 数	0001-2500 册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567-4/I·2726
定 价	总定价:150.00 元(本册定价:1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周时奋

(一)

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人们普遍认为它意味着人类又经历了一个世纪，或者是整整又一个千年的历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更能使人想到的，则是与自己共命运的共和国所跋涉的50年不平凡的历程。对于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习惯地用“风风雨雨”来形容它，因为在它的背后，每个人都可能深埋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都可能经历过一段感慨万千的体验，都可能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思考。这就是生活赐给这一代文学家的恩惠，不管你曾经置身于都市尘嚣，抑或穷山僻壤。当代生活、当代体验和当代思考，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坚实的根基。在我们感觉中的这50年，似乎越来越象从独木小桥走向阳关大道，当我们走到1999年这块世纪里程碑时，都会由衷地升腾起一种自豪感，一种为时代、为国家、为人生的充实的自豪感。这似乎印证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部古老经典的说法，《易·乾爻》说：“九九，飞龙在天”。更何况明年又适逢甲子纪元中的龙年。九九，龙之象，阳之极，情之炽，喜之盛。在这种精神基调的主宰下，各行

各业都在爬梳积累、清理成果、总结心得、展示业绩。中共鄞县县委宣传部、鄞县文联组织出版的这一套丛书，大概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从丛书的总称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强烈的面对“新纪元”的意识，当然它不是新纪元的文学产物，而是作为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礼物。鄞县的当代文学发展到1999年，确实也到了有话可说、有实在的东西可以示人、可以献礼的时候了。

(二)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鄞县人，也都是我的朋友。这些人基本构成了鄞县当代文学的基干作家队伍，当然，开列这支作家队伍的名单，规模还可以更庞大一些，因为目前这十位作家，只是囿限于计划出版丛书时均在鄞县工作为对象。因此，我就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一下鄞县当代文学的发展概貌，从而管窥这十位作家创作活动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环境，以及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

鄞县当代的文学运动，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建国初到“文革”，可以看作为“重整期”。这一时期鄞县文学的主要任务不但是对近代地域文学传统的传承，并尝试着有所发展，而且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变化是，千余年来一直作为县城文化中心的县城宁波，于1949年5月单独析出成为市，因为这一析出同时包含了创作人才和创作氛围的析出。这就向鄞县提出了这一时期重整文化的“地域内核”的任务。就文学而言，这种“重整”首先是一项十分个体化的工作，它具体表现为要在芸芸众生中重新诞生作家和作家群，而作家和作

家群的诞生，就当时鄞县的地域文学基础而言，近乎“想入非非”。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主要文化任务还仅仅是“扫除文盲”，因此，“作家”就更成为一个十分神秘和遥远的概念。何况在当时，只要能够把钢笔字变成印刷的铅字（比如能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就是一件十分令人景仰的事情。因此我们就要特别地提到如下同志在这一阶段的尝试和贡献：1957年，周冠明的童话《小白杨》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陈易的小说《敲锣专家》发表于《萌芽》杂志，并开始长篇小说《山阴道上》的创作；同时期徐秉令在省、地报刊上开设杂文专栏《灯下杂感》，有70余篇作品问世；几年后的60年代初期，崔前光的纪实小说《浙东的刘胡兰》和儿童文学《浙东的孩子》出版，成为当代鄞县作家“写书”之始；而以农民歌手面目出现的刘懿伊，开始发表他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与此同时，县文化馆创办的《鄞县文艺》为梦想成为作家而跃跃欲试的文学青年提供了摇篮。这些努力，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他们奠定了鄞县当代文学“重整内核”的基石，或者说是埋下了一颗良种。

第二时期的文学可称为“崛起期”或者说是“成长期”，其大体脉络走向与全国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一致。它的发端可以以金学种的中篇小说《茫茫天涯路》为标志，这是一个文学创作十分活跃的时期。充满前卫意识的刘正标、对社会人生给予热切而深情关注的谢武稼、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目光和娟秀笔触描写人生的徐剑飞，都是这一时期小说领域中的佼佼者；同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严凤菊、吴言铭的小说；作为这一时期后起之秀的葛姬华（姬画）当时也在邻县脱颖而出。而在诗歌领域中，张建红（力虹）犀利的笔触，周长城带着哲理思考的诗歌，崔国成朦胧的情诗、褚佩荣（荣荣）隽永的歌

吟，何龙达细腻抒情，应宏成洒脱的文字，包括孙宁奋、洪定迪、崔富定的诗作，都构成了当时鄞县诗坛的主唱。在散文领域里，东部的卢小东和西部的周小东，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双璧”，而老将周冠明(唐旦)继续孤笔独步于杂文领地。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鄞县的军旅文学，由于海军东海舰队移驻鄞县，一大批军旅文化人在这一时期影响和呼应着鄞县的文坛，李云良的影视文学，崔京生的小说，陈云其、袁吉发的诗歌，以及黄港洲、周冠宁等人的创作，都使这片文学的土地锦上添花。这一时期又是新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显露锋芒的时期，比如拙作《太阳底下是土地》等一系列的报告文学，开始在浙江的圈内引起关注。与全国一样，鄞县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上的“百花齐放”，尽管公允地说这一时期的创作还有较多的稚气，较多的不太成熟，但在艺术样式、风格、技法和个性上，都表现出建国以来最活跃、最有生气和最丰富多彩的特点。

第三时期可以以鄞县作家协会的建立和《东钱湖》期刊的创刊作为标志。县作协的建立既是对前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检阅，标志着鄞县作家群的形成，从而结束了长期来作家们“散兵游勇”式的生存形态而以群体的面目成为县域文学的核心，又是鄞县作家群艺术自信心的最充分的自白。文学期刊《东钱湖》的创刊，不仅仅为当地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表与交流的园地，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举起了一面旗帜，建立了一座航标，把作家协会的号召力变成了一种具有实践引导意义的载体。我们决不能轻视这本期刊对于新生代作家的哺育作用，在这一代作家群里的姣姣者如沈淑波(天涯)、高雅菊都是在《东钱湖》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并由此获得文学的勇气和继续创作的动力。陈云是这一时期杀出来的一匹

“黑马”，他以一种极具天赋的悟解力和实践精神，成为“无师自通”的“文学侠客”。而诗坛怪才童志豪，常常以当代性极强的语言所写的格律诗，又成为鄞县诗坛的一个新的亮点。这一时期文学现象的主要特点是“平行与交替”。它的前期是第二、三代作家所形成的共生共荣的平行格局，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重组和衍变，第二代作家在一度热忱于报告文学(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涉猎过这种时髦而功利的文学新体裁)之后开始分化，有的偃旗息鼓，而有的虽继续创作，但作为“一代群体”的概念，到这个时候已经黯然失色。这也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蜕变，它为第三代作家的脱颖留出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因而第二时期后期的基调是“交替”，抑或是“替代”，表现出以第三代作家逐步替代部分第二代作家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文学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周静书的以“梁祝”为主入口的民间文学研究，麻承照对民间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热情和把握，使鄞县文坛不但更显缤纷，而且氤氲着一种学术的气氛。

作为地域的文学成果，不仅要强调产生于本地的文学作品，而且本籍作家在外地的创作，也应当列入关注的视野。因为不管他们对故土在精神联络上有多少紧密度，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创作中表现出这片土地的文学传统所赋予他们的某些文学特质。当代鄞县籍作家在外埠创作的第一个亮点是胡万春于1950年开始步入文学创作领域，于1956年出版小说《青春》而进入令人瞩目的“工人作家”行列，次年他的自传体小说《骨肉》被世界青年联欢会评为世界优秀短篇小说；同时期，鄞县人中的已经名世的作家也积极地推出了他们的新作，如陈企霞出版了小说集《光荣的任务》，萧珊翻译了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和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及

《奇怪的故事》；马彦祥与洪深合译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创作与本地文学的第一时期相并行。与第二时期相并行的是，旅沪的沈善增、叶孝慎在70年代初期分别发表了长篇小说《正常人》和《少男少女们》；陈丹晨出版了《巴金评传》、《陈丹晨文学评论集》和《艺术的妙谛》；陈冠商的译作《十字军骑士》、《显克微支小说集》获波兰文化奖；王小鹰发表了小说《星河》、《忤女逆子》等，成为新时期有影响的女作家；谢友鄞的《马嘶》、《秋诉》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本籍作家的创作虽然都在县域之外，但他们在本地作家中所形成的地域自豪和激动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本地作家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作用力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的出版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这是一种双重的不易。

一方面，要以个人专集丛书的形式，为十余名作家的作品统一结集出版，这首先表明在一个县的文学领域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群体，已经积累起一批相对同等水准的成熟作品，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做到的，这套“文丛”对于鄞县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以一种物质化的集束成果形式，标志着鄞县的文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以三代作家的艰辛奋斗，终于完成了建国初客观地提出来的“重整”地域文化内核的历史性文化使命。我之所以在上面不厌其烦地阐述鄞县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这种阐述已经超出了作为“序言”这种文体的要求，但是只要对这五十年

的鄞县文学史有所熟悉的人，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种惨淡深沉的甘苦，这是艰辛备尝和可歌可泣的五十年，其间的不易是不言而喻的。显然，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所完成的任务，如果在旧时代，恐怕会要有数百年的经历和积累。

另一方面，对作家本人来说，它又表明必须有一定量的个人优质作品的积累，只有到达这种质与量的积累时，才可能筛选爬梳后而成集。这对作家本人既是一种鉴验，它客观上排斥了现时实际存在的仅以一两篇歪文混一顶“作家”桂冠的这一类，同时又是一次切实的扶助，“出书不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坛普遍的叹喟，个中的原因不必细述。因此在这以前，当代鄞县作家的个人文集，大致仅出版了徐秉令的散文集《百味墨痕》，袁吉发的诗集《九月的风景》，周冠明(唐旦)的散文集《濡沫集》，郑祥茂的故事集《聊天百题》，以及本人的散文集《屋檐听雨》和《一半秋山带夕阳》。因此，许多作家都对县文联的这一次“大手笔”感慨万千，也倍感兴奋。

当我们谈及一个地方文化的时候，都喜欢拉扯到历史，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实在太悠久了，不管什么地方，历史总是与人相联系的，比如有人说江浙是“百里百村百才子”，而山东则是“一山一水一圣人”。鄞县这块土地，又何止“百里百村百才子”，这是一个从宋代到清代拥有过1047名进士和7名状元的地方，也是被史学家万斯同描写为“田家有子皆习书”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这里是宋词大家吴文英、诗人张孝祥、元曲圣手张可久、明“末五子”之一屠隆、清代史学和散文大家全祖望的故乡，在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上，这里又产生过诸如朱镜我、冯和仪(苏青)这样有影响的作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种地方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的实质是

一种亘古沿承的人文精神，一种顽强地在深层次里表现着地域人文价值的创造力和实践趋向。任何人对于历史来说都是匆匆的过客，但是络绎不绝的过客所留下的脚印，却可以踩踏成一条让后人走出迷津的大路。文化的脚印常常是以著作来印记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历史意义。

1999/11/15

目 录

序.....	周时奋
--------	-----

中篇小说

夏历八月二十七日.....	1
错乱.....	32
碉堡.....	64

短篇小说

天话.....	113
天杀.....	123
天意.....	136
三原色.....	146
虹卡.....	160
进入角色.....	174
开口说话.....	188
三门藺草客.....	203
文学或者牛屎(代后记).....	223

夏历八月二十七日

在某一时刻，死过去一般的沉寂像浓黑的墨汁倾翻后漫过充满墨香的报纸，留下一片昏天黑地的涂鸦。这使得他的心脏忽然停跳了数秒。不祥的阴影如同此刻淫淫的雨丝浇淋在他身上，使他感到悚然的寒意。有时候，他的心脏会突然像时钟受到磁化而晦涩地梗塞，使他的思绪在沉闷的短路中领略一种无可名状的苦痛。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种潜伏的病症——那种可怕的类似于死神降临般的病灶，而心悸只不过是一种先期的征兆。

现在他潜伏在水泥围墙的背后，灼热的双颊感受着墙上蔓延的薄薄青苔冰凉的气息。在强烈的阴影反差中，黑暗像一只巨大乌鸦静伏在天穹之间，而他所在的死角恰是乌鸦翅膀底下最隐蔽的角落。这是个污秽的充满了无尽阴谋的角落，他甚至能闻到浓烈的鸦臭以及湿润温热的肉体的怪味。

这样的雨丝已经飘了好多天了。他厌烦这样的雨丝。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忍受这种雨丝的煎熬，而今夜已经忍无可忍。他下意识地黑暗中瞧了瞧自己的手，虽然什么也看不清但

还是想象到了虎口那个疤痕。他努力回忆，想起两只大拇指的纹路应该是“筭”，而其他的指纹都应该是“箕”。这样他也似乎发现了掌心的纹路，横的是事业线，纵的是爱情线，之间没有任何断层，暗喻着不可估量的未来。

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时刻会这样地匍匐在这里，他想那应该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这个阴谋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像夏日天空中某一块不祥的阴云一样，不怀好意地流动窥探着，在你防不胜防的某一时刻像排泄一样乘机落下如注的暴雨。

他现在就有一种排泄感。

他设想这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什么都已经上帝安排好了。比如今夜。比如今夜这个时刻。

他现在从这个角度长久而耐心地向外注视。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盏高汞水银路灯，那灯光是银白和淡蓝的杂交体，有一种引人上当的氛围。

现在雨丝裹挟着它，使它本来暗淡暧昧的光芒反而显得清晰明亮，那些雨丝在经过灯光控制范围的刹那，以一种富贵的银色雍容而体面地坠落下来。这使他莫明地感到自己的贬值。那光芒直射着脚下的水泥广场，却知趣地在他所面临的围墙前转移了方向，从而让他能静默地等待什么。他还注意到离路灯不远的那幢大楼中间某一间窗户透出的桔黄的光亮，那灯光被黄色窗帘过滤后，有一种虚幻的景象。他猜想有一只幸灾乐祸的眼睛正在窗帘间游动，用苍老诡诈的神情等待什么。他认定那是一只阴谋的眼睛。在这样的时刻，其实它早应该有一个归宿，但现在看上去它仍在充当某一个过程。

当时他并不想去看什么电影。晚饭后他被一种孤独感困

扰，想去拜会镇上一个朋友，但不巧他外出了。后来他就徘徊到这个电影院。这个晚上放的是夜市电影《青春祭》和《黄河大侠》。两场。他想他应该去看看电影。准确地说他想他应该去看看《青春祭》。凭他的身份和气质，他是决然不想看什么武打片的。他认为那低级趣味。从一张报纸上，他看到过对《青春祭》的评介，那是根据女作家张曼菱的小说改编的，是探索片。

他喜欢探索性的东西。他想那是由自己高尚的修养造成的。

他现在低头回想西双版纳的风光。那美丽的塔井、那漂亮的竹楼……他渴望自己是那个用大竹筒捞水的女知青。他现在还激动于电影的摄影技法，那角度、那色彩、那蒙太奇组合……凸现的都是他过去看过的电影中没有的。故事几乎是在沉闷压抑中进行的，但男人或女人的聒躁以及雨滴一样的嗑瓜子声使他忍无可忍。他孤身坐在影院后排的最角落，在一片慵懒的呵欠声中，被惊心动魄的色彩所震慑。一种可怜的感觉弥漫全身——可怜的不是电影而是看电影的人。他想镇上的人为什么跟自己的素质不一样呢？他久久回味这样一个情节：画面上，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像鸭子一样向透明的湖心慢慢走下去，她们边走边用美丽的手卷裹美丽的筒裙。碧海青天中，她们越走越深入，身上的筒裙也越卷越高，终于露出一片雪白的妙不可言的屁股扑进湖中嬉游。那一刻整个电影院忽然像中了邪一样爆发出一阵刺耳的跺脚和哄笑声。他脸色苍白。他没想到要笑要起哄。他感到心的震惊。他又一次感到了心悸的痛感。他想那绝对是一个美丽的画面。他满脑子都是脱下筒裙一丝不挂地扑进湖中嬉游的傣家姑娘。

《青春祭》结束后，他本来想马上回去的。后来发觉时间

尚早，独自一人回去睡觉也没多大意思。何况两场电影的价看一场电影也挺可惜。于是在一片呼哈打斗声中，他独自一人假寐在座椅上，回想逝去了的画面情景。后来，当他走火入魔醒过来时，发现电影早结束了，影院里漆黑一片，他已经被人遗忘在这个角落之中……

他想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他沉浸在这种美妙的联想之中。如果不是被一阵拖沓的脚步声打扰，他会把这种感觉持续更久些。他很奇怪这时候还会出现脚步声，那脚步声带着一种梦游的色彩。这时他看到从那盏高汞水银灯下飘过一顶花伞，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似乎是热恋中的恋人，在雨幕在银白的汞灯映衬下，缓缓走过去。他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有种类似从毛玻璃里看外面景象的感觉。他们一定很投入，否则不会在这个时候仍不慌不忙地在外溜达。他看见那男的一手撑着伞，另一手绕过少女的腰肢很认真地压在她的胸脯上——那些傣家姑娘脱光筒裙后一丝不挂地扑进湖中嬉游——这是一个已经风化了的小镇。

他想，他应该行动了。

这一切，都被一个叫黄丘的中学教师看在眼里。

姬画是在早上七点零五分去街上买大饼油条时，听说皮服厂200件皮茄克被盗的。姬画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天，街上的气氛很不一般，镇上的人被这个特大新闻冲击得人人脸上升光。当时姬画正把大饼油条整个儿咬在口中，听到消息的刹那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嘴里的大饼油条就像乌鸦口里的肥肉一样掉在了地上。他拔腿就往皮服厂赶。他的一个叫小毛的铁哥们是这家厂的副厂长。

皮服厂就在电影院的楼上。打从这家电影院建造起来，这家厂就同电影院连在一起。而电影院在临街的一个小广场前。

姬画看到电影院周围的气氛很紧张。得到消息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向里观望。他看到广场上有一辆警车停着，上面的警灯仍在不厌其烦地闪烁，看上去有点滑稽。皮服厂的厂长去珠海出差了，小毛主持着厂里的工作。姬画远远看见小毛在大铁门边与县刑侦队的萧队长和他的助手们介绍情况。姬画奋力挤过去，他看见小毛脸色苍白得厉害，像刚刚吃了耗子药被救过来似的。显然他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对这个年轻的副厂长来说，一夜之间损失价值10万元的东西，实在有点承受不起。小毛看见姬画，很沉重地点点头。

“那是谁？”萧队长用怀疑的目光看姬画。

“一个朋友。”小毛悄声说。“玩小说的。”

萧队长惘然地摇摇头，又狐疑地看他一眼。

他们先去看了现场。仓库在二楼，门口的弹子锁很明显被人用锉刀锉开的。里面满目凌乱，一些未打包的服装散了一地，那印在黑色或棕色羊皮面料上的鞋迹，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已经过时了的男式皮鞋底印。

小毛在一旁沮丧地介绍说：“这批外贸产品本来打算今天就发运上海的，没想到半个月的辛苦转眼化为乌有。”

萧队长不动声色地走下楼，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沿围墙细细勘察。在西北角墙下的草丛边，他看到了一片被踩踏得面目全非的泥浆，泥浆中倒伏着一些面目皆非的草茎。萧队长从这个角度望过去，看见了一盏高汞水银灯，再望过去，他又看到一幢大楼的几扇窗户。他轻而易举地在围墙上看到了因爬动磨擦而造成的水泥磨损和青苔剥落的痕迹。很明显，